



電電情深

春秋四杰之电后

台灣
裘俐

I247

215

圖書分類法

類文：詩歌

深深情電

裘俐 著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遠方出版社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（本書適合於青少年閱讀）

责任编辑：何启明

封面设计：文 涛

银色月光系列

电电情深

(台湾)裘俐 著

*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6印张 110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3,000册

ISBN 7-80595-278-7/I·123

定价：9.80元



楔子

那一夜，六岁的小赵萼睡着睡着，莫名的不安感让他夜半里惊醒过来。

沉寂的黑夜中偶有几声鸟啼，沙沙作响的是窗外的竹林子，拍打在纸窗上的树影婆娑得像是病魔……快下雨了吧？何时刮起这么大的风呢？坐在房里的他越看越怕，四周的黑暗可有躲藏着骇人的怪物，不断地朝他逼近，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能怕，心里就越是不安，他小心翼翼地爬下床，正要打开自己的房门，想去找个人陪陪自己时，却听到门外刻意压低的交谈声。

“快走吧，再晚就走不了人了。”

“不，等我一下，让我先去跟爹儿道别。”

“还道什么别，万一醒小少爷，那我们就走不了了，花奴，你已经答应我不走了吗？既然要跟我走，一切放不下，也顾不上，道别反而徒增伤感，让自己更难过罢了，反正以后咱们还是会

电情深

有自己的孩子，我看咱们还是快点走，别再横生枝节了。”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

是娘的声音？赵骞拉开门，果然是娘亲，还有那名才来没多久的管家，他早熟的脸蛋儿两泓黑水晶亮闪闪地盯着娘亲，天真的仰起头问道：

“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和管家叔叔要到哪里去。”

“骞……骞儿？”赵花奴大失色，脸色发青，“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
“娘你要去哪里？骞儿也要跟。”

“骞儿，娘没有要去哪里呀！”赵花奴只得强自镇定，蹲下身子环抱着儿子的小肩膀，

“来，跟娘进房里去，娘带你去睡觉，乖！”

骗人，他刚刚明明听见……可是惯于听从大人……的他，还是乖乖跟着娘亲回到房里，让她哄着自己上床，盖好被子，小脸从厚重的棉被底下探出来，不放心地再问了一次，“娘，你真的没有要离开骞儿吧？”

“傻孩子，娘怎么舍得离开骞儿呢？骞儿又乖又听话的，来，快点睡了，娘唱摇篮曲给你听，好不好呀？”

他乖乖的点点头，在娘亲甜美的摇篮曲声中，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缓缓地入睡，赵花奴看着睡着的儿子，抚着他的小脸蛋，一滴清泪落在

他的颊边，“儿子，千万别恨娘，娘也不想骗你的，可是我实在无法再和你爹爹生活下去了，我爱那个人……对不起，请你原谅娘哟咱私，若是带着你，你爹爹一定不会让我离开，不要恨我，长大后你也会明白娘这么做的理由，再见了，我的儿呀！”



一、八宝马的误解

昆仑山深处，终年云雾缭绕，乍到此地的人，总会产生一种误入仙境的错觉，苍苍郁郁的无边森林环伺，若隐若现的云雾与宁静的凤鸣树影，在在令人放松、安详。

她只想在午后阳光穿过绿荫时，垂钓于溪边，咬着枝小草稍作小憩，这样悠哉的过着日子。

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索慈总是把昆仑山当成是她的秘密避难场，当她被凡尘的琐事逼烦了，她就躲到这山中来，享受宁静，学学仙人般的，不问世事，不问人世贪嗔痴。

仰躺在溪边青草地上的她，有一下没一下的咬嚼着青草。

温润如玉的煦阳像是热恋的情郎，恋恋不舍的抚触在她年轻充满弹性的柔肤上，却又不忍留下半点烫伤的痕迹，深怕破坏了这俏丽无双的容

颜，向来有点顽皮的樱唇，半微启，更显得她皓齿如玉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哼着小调儿。

曲儿几不成调，但她自得其乐的唱着，“鱼儿子耶，鱼儿妹，快快来到我身边，愿者上钩，半点不求，来得慢哉，来得快，咱了好好成朋友，鱼儿友，友鱼儿，慈儿就鱼儿当食友。”

旁人若不细听，只道那黄鸢鸟儿不知在哼唱些什么咧！

空中传来“笃”、“笃”两声，曲儿忽然断唱了，躺在地上的苗条身躯一跃而起，她摸摸小脑袋瓜子，大声喊着，“好痛喔，你这个死老家伙居然敢偷我？你躲在哪里，快点给我滚出来？”

两粒果子又从林子里没头没脑的朝她的嘴巴直击而来，这会她早有准备，腰一弯，千钧一发的躲过了此般暗器。

“对师父这么没礼貌，你本来就该打，啥叫偷袭来着？师父打徒儿是天经地义，我不打你，你会成什么大器？”

“不要脸，躲在暗处伤人，有本事，你倒给我出来呀！”索慈笑嫣嫣的双手又在腰上说；

“我知道你干啥躲着不出来，敢情是你和人打赌赌输了，现在脸上写着王八两字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是还不是？”

“哼哼哼，你这黄毛丫头别得意，是谁拜了

我为师的？既然为师的是大王八，那我收的徒弟个个都成了小王八，你也跑不掉，小小王八。”
树上飘然跃下一名白髯老者，一身朴素蓝道袍，手持白羽扇，气度风雅地现身。

“终于肯现身了？”索慈微笑道，“不觉得跌股？少面子了？”

“你这丫头片子，除了会找为师的麻烦外，还会些什么？”

“还会逗您佬开心呀。”她顺口接道，“您瞧，现在风火雷三位大哥都各有归宿，天天忙于国事家事，根本就鲜少来探望您老人家，只剩下我这位最小的徒儿，天天来您这儿陪您拌拌嘴儿，钓钓鱼儿的，讨您开心，您说到底我对您老人家是好还是不好呢？”

望着她闪烁着古怪精灵的黝黑双眸，流光华转之间还带点刁钻，这丫头就是有这本事，能把人逼得几近气极了，却又逗得你觉得事情没啥大不了的，不知不觉就气消了，也顺遂了她的心意儿。

昆仑天佬伸出两指掐住她的鼻子；“你这臭丫头呀，真该感谢你爹娘给了你一个这样标致可爱的小脸蛋儿，任凭你胡作非为，总是会忍不住被你给讨了欢喜，饶了你，想对你生气都板不起脸来。”

索慈嘟嘟嘴，“不依了，师父欺负我。”
“我何时欺负你来着？”

“现在呀！你说话的口气，好像索慈就这一张爹娘给的脸，不长脑袋似的，我是那样肤浅？只靠脸皮来讨好处的人吗？我不依啦！”

他摇头轻叹道：“越来越精明了，你这丫头，师父可要骂你太贪心了；寻常人能有容貌一项就已经谢谢天老爷赏饭吃，想不到你竟然贪心到连脑袋都要胜人一等，这么贪，小心天老爷罚你嫁给一个又丑又蠢的夫君。”

“名师出高徒呀！”索慈不以为意的嘻笑道，“况且慈儿一点也没有嫁人的打算。”

“胡说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有什么借口可以不嫁人的？”讲到这件事，昆仑天佬马上收起和蔼的面孔，严厉地问道，“就算王八也有绿豆配，你丫头又怎么会漏系红线呢？”

“呵呵，我一辈子不嫁人，日日陪师父游山玩水，逍遥人间不好吗？我是怕师父孤独，好心打算孝敬您一辈子呢！”。

“这件事你就算撒娇也没用处，你哥哥已经向我报备了，现下索国一切都已步上轨道，他正积极的在为你物色一个好对象，省得九泉下你的爹娘，埋怨他个为兄的，没有尽到照顾亲妹妹的责任。”

索慈情踪

“不来了，连师父都和哥哥一样碎碎念了起来。”索慈跺跺脚，捂起双耳，“实在受不了，我看我还是走人罢。”

“用这招对师父我是没用的，别假哭了。”看穿她的假哭招术，昆仑天佬冷哼一声，“我又不是索图那愣哥哥，不会简简单单被你骗。”

“师父真无情。”眼泪收放自如的她吐吐舌。

“不这么厉害，我还有办法当你这小兔崽子的师父吗？”

索慈叹口气，“其实我在乎的也并非婚姻一事，有时见着哥哥嫂嫂恩爱的情状，也挺羡慕的，但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呀，像哥哥们那样开通的男子没有几人，世人对于女子的成见，还不是要求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万一将来我的另一半恰巧是个死脑筋，只怕我就成了笼中囚鸟，永不得自由，那样子，我可不要，世上好玩，有趣的事儿，愉快的冒险，不可胜数呢！让我这样乖乖地守着一个空屋子等相公回家，还不如给我一刀痛快。”

“呸呸呸，小鬼说话不知分寸，什么死呀、活的，听了就让人不舒坦。”

“好、好，您老别，我不说就是了。”索慈掉过头去把鱼竿儿拉上，“走，咱们回破草屋

去，我下厨露一手鲜鱼料理给您尝尝，包管您就啥事也不烦也不恼了。”

烤得恰到好处的酥香鱼儿、配上一壶亲酿陈年黄酒、一碗鲜鱼汤，对昆仑天佬来说就是最最愉快的人间享受了，平日对待徒弟极为严苛的他，也只有在此刻才显露出和蔼可亲的一面。

而在这四名徒见风火雷电之中，最懂得投其所好，也就只有电一人，所以每个人都宠她也不是没道理的，因为这小丫头有时候真是窝心得紧呀！

“别忙了，过来这边坐下，丫头。”他招招手，指着身旁的位子。

索慈微微一笑，将最后一碟热炒嫩芽心摆在桌上，“要我陪您喝一杯吗？师父。”

瞧着她白净可爱的俏脸蛋，昆仑天佬不禁叹道，“你这丫头什么都好，聪明伶俐，教你些什么东西，举一反三就能学起来，比起几个哥哥毫不逊色，加上反应快，心思巧敏，几乎没有事能逃过你眼睛的，从不让人多操一分心，所以呀，师父反而最最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徒儿哪一点令师父担心了？”微歪着头，索慈有点好奇。

“怕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”

这句话，索慈也不如听过几百遍了，“放

心，师父，徒儿会小心的。”

“唉，你这样的态度我更担心呀，你要知道就算是师父我，也有我办不到，或者是无法一个人解决的问题，凡事不能自以为是，就算你對自己再有自信心，也要了解老天爷的安排有时是相当出人意料，无法预测的，不可自恃聪明，以为这世上没有事情能难得倒你，若你真是这样想，再如何小心谨慎也没用。”

“师父教诲，索慈哪敢不听。”

“你呀！”昆仑天佬摇摇头，轻叩她光滑的额说，“我怀疑你听进去的有几分喔！”

索慈笑笑，“别说了，菜凉不好吃。”

师徒俩动起筷子，约莫一炷香时光，索慈忽然想到什么，筷子骤然停在半空中，“说到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有件事我反而觉得自己笨透了，怎么都想不通，师父，您告诉我，前一阵子你答告索图哥哥的事还记得吗？您要他小心一匹……小心一匹什么马来着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连听都没听过。”

仰头喝下一口酒，抹抹唇，他不解地反问，“有这么一回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有哇！您托苍尧告诉我们兄妹俩得小心一匹什么马的，到现在我和哥哥都没遇见哪匹马是像您说的一模样……还是，师父您健忘到连自己

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？”

被她这一激，昆仑天佬微怒地说，“哼，开起你师父的玩笑了，我托苍尧去传话，要你们小心一个人，才不是什么马儿……我还记得我特意交代了苍尧，把卜占的结果告诉你们。”

“噢？不是马的名字吗？是个人呀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一匹马啦！”昆仑天佬一下子站起身来，走到一旁的木箱里东翻西找的，口中还念念有辞说，“奇怪，我记得是摆放在这边的……应该就在这里……啊哈，找到了找到了。”

一只被烧得蒙黑的龟壳放在桌面上，“你自己看看吧，那上面显现了一个人形；还隐约可得见三个字，我只是把占卜的结果告诉了苍尧，要他转达，难不成你们从头到尾就没把师父我的话放在心上吗？”

果然上面是如昆仑天佬所言，有个人形，还有些看不太真切的裂痕，照师父解的八宝马来看……难道是个名字……索慈沉思了一会儿，八……宝……马……该不会是……宝……八马……这么一组合一下，一个字顿时浮现她脑海。

赵寿！赵寿吧！

她豁然开朗的一击掌，“原来是他呀！可惜现在才明白师父的警告，已晚一步，哥哥和赵家

的冤仇已解，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，哥哥所受的伤也好得差不多，我看事情结束了。”

“好，能解决最好。”昆仑天佬微有醉意地说：“来来，我们继续喝吧。”

晓得那匹八宝马指得原是赵骞，索慈心中一颗大石也落了地，现在赵家与索家已经达成和解也获得和平，虽然不知能维持多久，但她相信在响娘嫂子的努力之下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，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真是太好了。

楚国首都，郢郢，“如何？赵公子，这批货的货色是否令你满意呢？”

赵骞微微颌首，“不愧是最精于制造兵器的楚国，加上你这位闻于世的兵器炼制家，我的确感到相当的满意。”

那人笑得合不拢嘴，“能令赵公子感到满意是我王某人的荣幸，这次接获贵国大量兵器的订单，我曹感到极度惶恐，深怕不能达到您要求的水准，所以每把剑、弓的铸造都是我亲身监督我的弟子们炼制，一把把经过我的检验，才敢于今日交货给赵公子。”

“辛苦你了。”赵骞向左近的手下微微招个手，随从立刻搬上一只木箱，置于桌上，打开木盒后，露出的是一盒满满的金元宝，“这些是你的酬金，请过目。”

立刻被金子吸引了目光，对方高兴地点起金子来，好半晌后，满意地收起木盒说道，“没错没错，赵公子果真如传说中的慷慨大力，王某谢过公子的厚赏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您作生意。”

“只要你生产的兵器品质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机会不怕没有。”

两人又交谈些琐事之后，商人高高兴兴地捧着金子离去了，赵骞打发众人离开房间“自己仅带着一名随从到客栈外的街市去散步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因端午佳节近，充满采买过节物品的市井小民，而显得喜气洋洋，非比寻常的热闹滚滚。

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公来楚国办事了，这个南方的国度，比起北方的大国总是少了些拘谨，多了分活力，街上的姑娘大力的与情郎对唱着情曲儿，自然而不矫揉造作的表达彼此的情意，这让初来乍到之人，多半会对于楚国人的民风开放感到诧异，其他国的卫道人士，总喜欢据此批评楚国人太过逸乐，但是赵骞倒是认为与其偷偷摸摸，背着众人做尽些不可告人之事，楚国人公开的赞赏与稠情，反而显得光明磊落些。

信步走在充满活力的街市上，赵骞浑然不觉自己已吸引了诸多姑娘家的目光，他高大挺拔的

电电情深

北方人身材，在这南方国度里显得鹤立出群，一身简单白袍腰系美玉的翩翩风，一眼即可让人看出他那不凡的身家，更不用他俊气中带着浓厚男子气概的容貌，鼻如悬王，眼如星，一双剑眉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那双凤眼里的无比睿智，像他这般略有点淡淡邪魅气质，亦正亦邪的美男子其实不多见，会让人看得目不暇给，一点也不让人意外。

逛到一摊摆卖着珍奇古玩的地摊时，赵寒看上了一只琥珀麒麟，而驻留下脚步，正待询价，街上却突然骚乱了起来，他转过身去，只看见一匹马儿在大街上放蹄狂奔，眼看已冲倒数人，众人皆慌忙闪躲。

“快点让开呀，我控制不了这匹马儿，快点让开！啊！”只见马背上一个伏在马身上的女娃儿不住地大喊着，那娇小的身子看来是驾驭不住那匹坐骑的。

就在眨眼间，一名妇人正抱着一个奶娃儿要走过街，眼看要与这匹疯马撞上之际，赵寒不自觉地出手，将他手上的那块琥珀麒麟打向马头，说来也很巧，街角也恰巧有一条黑色的身影，火速的把妇人与奶娃儿往街边一拉，迅速得让人不如发生了什么事。

结果，马儿因为被打痛了头，改变了驰向而